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二目錄

王適

對求鄰壁光判

對旱令沈巫判

體元先生潘尊師碣

王志愔

應正論

李迥秀

授何彥則侍御史制

唐齊州長史裴府君神道碑

李喬年

對不受征判

李夷吾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郭謙光

大唐

闕

部將軍功德記

王利貞

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薊縣田義起石浮圖頌

盧從愿

先師子游贊

陸餘慶

先師子路贊

晁良貞

應文可經邦對策

對歸胙判

對寢苦枕草判

對醺子于阼醺子于宮判

封希顏

六藝賦

梁獻

出師賦

大閱賦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二

王適

適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對求鄰壁光判

郝珍性好讀書家貧鄰家富乃穿鄰壁取燭光  
鄰告爲盜

郝珍黃冠野客白屋寒生仰桂林之一枝猶思對策掩蓬  
門之三徑無忘偷光但學以資身行不踰短因人之利尚  
或不爲竊鄰之光何居而可必欲三餘不棄百遍無疲原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憲弊衣杖藜而非病顏回陋巷飲水而多歡既知讀書應  
聞對馬與其鑿壁何如聚螢若觀過知仁推情赦獄束緼  
之婦尚未過於黃沙懸梁之夫庶獲哀於丹筆違禮入律  
理或難容居法徇私斯焉有在

對旱令沈巫判

鄴縣時炎漳濱地旱三農務切百里情殷方有正於山川  
故無遺於祠祀思月離之澤南畝徒勤詠雲漢之詩西郊  
不潤雖土龍矯首不見朝隲而石燕斂翼無聞夜雨劉感  
頗學師古未達隨時巫人既不假神河伯又非求婦天則

不雨女也何辜遂使睇彼江妃莫反淩波之步偶夫精衛  
長齊銜石之悲斯則抑人憑河事乃非令違法致罪理在  
可疑

體元先生潘尊師碣

古稱列仙自黃帝尚矣或解形默遜或練氣昭升然業與  
代殊古將今遠聞之者不見見之者不留世智以局守增  
疑神人以密化爲貴故其道彌大其議彌乖非理契冥通  
精存元覽者不可得而論已尊師趙國贊皇青山里人也  
族潘氏名師正字子真唐嵩山上清之全真者也尊師體



元和之精含太素之氣誕彌之夕景光充廬客曰此天階  
之祥非世貴者旣而生有仙骨幼無童心足蹈龜文手垂  
過膝風儀盅秀操履幽貞年十二通春秋及禮見黃老之  
旨薄儒墨之言白雲在天心已遐矣十三喪母氏攀墳柏  
以泣血伏冢廬而椎心緬維大孝嚴天非負土之義慎終  
崇德實致福之基大業云季回手謝俗啓金丹之術祈玉  
清之臺却粒而練肌驚菁以虛藏身外無影骨間有聲時  
升元真人王君居在茅山山有華陽洞天羣仙之府乃負  
簾潛往結草幽居受祕籙於金壇奉元文於石室王君以

尊師名著紫簡業盛黃邱指以所居告歸中岳於是竭來  
上國貴趾中經漱陰嶼之雙泉庇陽崖於二室寢冥孤岫  
垂將十年以其樵歌尚通隱跡或至歷羣岩以選勝窮絕  
界而擇幽得逍遙谷者有古仙之跡雄峯晃朗抗升天之  
階牝谷空濛洞入冥之路於是因林石結茅構燒楓柏而  
戒淨練松葉以存精志逸翔雲神合浩氣吞沆瀣以龜息  
吸喬皇以龍盤青古疑不留丹田已見冥寂五紀邈與代  
殊想望三清悠然景會上元三年天皇大帝幸洛都晞嵩  
阜謁三元之洞徵六甲之圖尊師以道有所申貴有所屈

竟不屑命對以無爲後年巡豫許京屬想太室願言霄極  
佇降雲輶師仍隱几謝以幽疾至調露元祀月維孟冬天  
子廼卽運堯心夙整軒御萬騎雲躍六龍天飛清碧瑤之  
壇訪皇人之道會師於嵩陽觀焉時天冊金輪聖神皇帝  
潛光寶緯佐理瑤房深祈絳闕之游遙契紫元之妙霓裝  
羽從齋心致謁旣而皇眷靡斁青谿尚深乃稅法駕尋元  
時風伯淨壑雨師空岩日月按晷以流光星辰環拱而列  
曜拚紫蘭以舉玉輦闢丹桂而交翠旗天步穆清雲居攸  
止鴻崖赭以抗室赤松森而環階藥銚絕煙無若火化林

扉擁霧有同巢居天皇乃幸結茅御蟠木訪天人之際究  
性命之元欣然順風歎以頽景睿情遐佇欲罷不能爰制  
有司就師立觀卽於逍遙隱谷建隆唐焉神皇雅尚仙圖  
永懷祕訣每灑心咨道揆蹟求真希步景於青元想餐霞  
於紫府嘗致書曰九宮神祕顧已通於大綱太乙紫房猶  
未解其深旨尊師微言盡得祕世莫聞明年仲春上又以  
乘輿步輦致師於洛城西宮經畢圭之禁林造上陽之仙  
閣龍香竟路羽蓋駢陰天子側席齋宮虛襟宣室是日八  
風徵景五雲卿靄萬姓躊躇以聳矚百神翕習而發幽真

與聖冥顯與晦接逖聽千古斯其一交者矣尋而瑞節言  
旋攀石梁之幽阻神眷動思賦瑤池之浩歌遷延永懷悉  
而不及疑乃降制命以嵩陽觀爲奉天宮苑接隆唐地鄰  
隱谷左闢仙遊之路右啓尋真之門月陞互於雲扃紫微  
通於幽幌大帝於是排閭闔施鉤敞超巉巖御嶙峋屏中  
侍肅外臣若忘天下窅然踰旬後年復降師於金闕亭問  
三洞之階稽七真之祕神皇親饌金鼎而獻玉廚五芝雲  
敷八桂霜靡允執天師之禮以旌問道之勤又以功德事  
咨祈景福乃於太子甲第建宏道之壇老君壽宮立元元

之觀二名稟於師口雙榜題於帝筆有制屈德遙統其綱  
將以光振玉司慶溢瓊府上乃降雲罕幸觀風命百僚  
九部衣冠趨而銅路咽鐘鼓奏而天津沸龍旗鶴蓋紛以  
揮霍仙童靈妃忽其倏閃須臾聲散景滅若屆殊庭月曙  
烟飛已尋幽谷斯亦上九不疑之遯反一無迹之行焉其  
後乘輿屢涉山宮必瞰襄野之間尊師濺視絕景不降河  
宗之居雖甫對雲霓類蓬壺之恍惚而元通夢寐若肯庭  
之肸蠁永淳元年正月乙未崇朝風霽乙夜雲密忽而有  
聞若萬籟聚徐而聽之則五音和非大帝之樂聲卽元都

之仙韻中使具以狀聞帝曰潘師其升乎卽日駕幸奉天  
上謁虛室帝子扈蹕王姬陪輦暨於寒峯戢景盱谷生陰  
黃竹申悲邱陵有贈尋而高宗厭世乘彼白雲我師寧極  
獨守元牝後年季夏一日謂弟子曰吾獲保茲嶺於今五  
十餘年靈異在谷仙鶴滿野俾吾不接萬乘之尊亦庶幾  
乎輕舉矣今名登元籙身歷太陰升元之言信吾命也是  
朔之夕辰象麗天鹿鳴羣山雉雊眾谷翼日師曰吾其蛻  
矣乃闔門入靜端坐焚香月至於翌日臨於甲命香水投  
青符浴蘭房披紫褐曰反吾淨矣亭午將化留此十旬歸

吾石室乃遺形隱景濟神幽歛於時紫氣氤氲以旁燭紅  
雲蕭索而上延郁行芳藻流晷煙靄之表若有人焉神聖  
皇帝聞而興感乃降寶命式諡松扃曰去年冬晚軒皇之  
駕不追今歲秋寒廣成之居又寂以此哀悼情何可任贈  
大中大夫追諡曰體元先生昭國禮也尊師業尚盅密勤  
毖幽淡理心事天所寶惟嗇絕聖棄智不曜其光故真感  
冥期珍圖祕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跡  
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  
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疴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



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遲  
躋山隅絕策未往旣而金格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  
有神人堯輕天下空峒有至道軒屈順風元真高蹤萬古  
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  
骨眇悉雲松者惟潁川韓法昭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  
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  
昭等永惟尊師靈迹闕一字業高溪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  
之何乃琢石幽山申頌元德其頌曰

漢帝得道白日登天赤松度世紫嶽乘煙業祕千古精淪

九仙真蹤誰嗣猗吾體元

其

一體元惟何仙骨天植冲而神

秀幼有至德雲性鴻騫冥心龜息元風獨邁白貴無飾

其二

金陵福地茅山洞天高真雲景終古貞全寥寥太素渺渺

升元惟我師友負笈往焉

其三

始受玉書卽入瓊室機先體

二道惟得一學備青台化窮丹術餐霞允矣抱景期畢

其四

元真有命黃邱自理煙駕來歸雲林萃止葆光藏密冥機

畏美嶢壘與居象罔而已

其五

有唐天子樂我雲仙芝駕羽

蓋蜺旌鳳旃齋心來謁契道忘筌瑤池一去鼎化千年

其六

煌煌女希繼天而立黑龍旣濟丹鳳攸集宗我仁師緬懷

真級紫房問道青元廼習

其七

元功聿就洞業克成青童載

謁絳虬來迎揮神默解卧

闕一字

霄行去去金闕悠悠玉清

其八岩幽碧洞峯秀金臺少君斯舉青子時來貞松雲鬱虛

室霞開永言千載歸鶴徘徊

其九

### 王志愔

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景雲初拜齊州都督河南道  
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開元九年留守京師京兆人  
權梁山僞稱襄王子謀反將殺志愔以悸卒

### 應正論

志愔爲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則人無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爲衆所謗臣常著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之其論曰

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履

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惑之因謂僕  
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  
志雖存見引之吉難應行之於已余竊懼焉僕歛衽降階  
揖客而謝曰補遺闕於衮職用讜言爲已任以蒙養正見  
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  
理訓開物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  
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  
刑期於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政曰舜  
舉皋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

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  
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  
時君不以爲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

一作應正

而無咎者乎觀

魚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  
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  
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爲吉所迎者乎  
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士  
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胸臆之中

一作譎正之門

懷疑乎語默之

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吁嗟乎行已立身居正  
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  
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  
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  
方大則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論皆  
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  
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希旨論人苑  
中獵兔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而

一作之

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  
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  
其正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  
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邱據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  
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  
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  
平心之味獻可否而論道方恢正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  
故曰物貴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



同見議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  
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眾以寬傳曰寬則得眾若  
以嚴綜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  
任寬是謂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  
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人臣之所操後  
魏游肇之爲廷尉也魏帝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  
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是知寬恕是君道  
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以平刑爲峻將曲  
法爲寬謹守憲章號爲淡密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日誅

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爲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爲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與焉卽行僞言辨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豈是儒家執禁孔子之漢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眞諦重元猷存天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眾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無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昔崔寔達於理體一無體字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君宜寫政論一通

置諸坐側其大概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鑿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僞積賊淡而日以寬理之可以無過

何異乎命王良御駟

一作駟

捨銜轡於奔蹏請俞跗攻疾停

藥石於膚腠適見缺

一作秋

駕轉逸膏肓更深醫人僕夫何

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變唯帝王之令歟對曰何爲其

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

一無刑字

左右爲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高帝之所造也用

親故撓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  
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  
射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  
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  
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於禮經不變之義  
況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  
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  
曰月光華庶績其凝眾工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  
引其吉焉期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百

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進  
善納忠仰泰階而緝政諤諤其節思爲社稷之臣蹇蹇匪  
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  
亦爲政烟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迹斯在至如水  
中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爲榮埽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  
祿從來長思以爲溪恥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問僕也

李迴秀

迴秀贈秦州都督大寬族孫弱冠應英材傑出舉長安初  
歷天官夏官二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出爲廬州刺史

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持節爲朔方道行軍大  
總管終兵部尚書贈侍中

授何彥則侍御史制

鸞臺朝議郎行左肅政臺侍御史上柱國借緋何彥則風  
標峻遠志懷毅烈學妙羣言行歸直道營屯河右克瞻軍  
儲校律湟中載清夷落歲寒彌勵終始不渝宜承懋賞之  
恩允穆增榮之典可朝散大夫左肅政臺侍御史勲如故

唐齊州長史裴府君神道碑

蓋聞仲弓之德太邱播其英聲休徵之道瑯琊闡其茂績

是知利之所博非待殖林而貴名之所遵無假列爵而重  
若乃地兼崇祿門擅清華邁楊氏之五公冠張侯之七葉  
森森棟幹聞謝樹之生庭落落瓌奇見韋珠之照乘其於  
裴府君具之矣公諱希惇字虔實河東聞喜人也有若顓  
頊導昌源於長流有若大費啓洪基於敷土后子保河汾  
之邑非子據汧渭之封千乘由其克昌三牢所以能霸至  
如司空領袖吏部清通勢壓八王名高百秩家風祖德亦  
何代無其人哉曾祖澄字靜慮後魏著作郎諫議大夫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汾州刺史諡曰文儀刑雅澹籍甚

當時業茂烝嘗功標彝器祖尼後魏給事中奉車都尉通  
直散騎常侍贈輔國將軍隨州刺史道著巖廊譽光朝野  
屬詞留於騎省追旌被於外臺父之隱隨侍御史上儀同  
三司駕憲二部侍郎扶風河南二郡贊治皇太僕司農二  
少卿武安郡太守始州刺史通直散騎常侍益州長史會  
稽縣開國男諡曰安望重縉紳榮兼出內寄隆咨岳任切  
象河八命遵其袞裳五等列於蒲穀公承積慶之繁祉稟  
中和之正性清光初迪照金玉於靈臺雅量甫成鬱松筠  
於識宇遠慕先王之道繼通賢哲之德宏止水以待物仰



高山以立身涯涘莫窺宮牆罕測談諧諷席業優學肆然  
則幽林之芳必薦於三閤井里之寶自運於十城解褐受  
普安郡丞轉蓬州別駕君山該博屈伏六安之丞仲舉峻  
清來從豫州之辟方義比德千載一時除冀州南宮縣令  
兩河舊殊常之地中冀爲絕北之野民俗昌阜政化大行  
肥野廉問而識賢孔某及庭而稱善徙瀛州樂壽縣瀛壖  
之境風壤所接人民知方不言自理稍遷雍州鄠縣令王  
畿之地帝京是屬子羽捨困於櫟陽無伯祈星於緱氏廉  
能之化復如在昔拜齊州長史歷下咽喉華泉襟帶州將

所其四見疑王化合於萬里公銓藻品第股肱邦國百姓

又安一變鄒魯奏課連最已申考功之名奉計京師遽有  
永明之拜既留郡邸遘疾彌留上藥難逢莫蠲二豎之害  
中使罕遇不睹十全之術以永徽元年三月四日終於長  
安春秋六十三逮景龍年中纘戎帝籙禮穆王姬以公嫡  
孫弼尚主之故乃下制追贈使持節商州諸軍事商州刺  
史魏后悅平叔之才晉皇貪司空之族寵成外館榮被宗  
祔惟公豪邁不羣風韻彌邵澄清內湛英華外發辨瀉言  
泉韜光於若訥之旨學該書圃晦迹於惟疑之地總六藝

之隅奧括百行之樞機質負珪璋門惟軒蓋祖孫流譽聚  
潁川之德星鄉邑稱高載平輿之月旦威儀棣棣聲望雅  
雅猶鄧林之徙植若咸池之疏派公之宰樂壽也旣去之  
後吏人追思美政遂爲立碣不其頌歌無間於刊勒榆次  
紀石止事於身後歷職著聞皆此類焉夫人京兆韋氏贈  
扶陽郡夫人祖恭故上大將軍隨州刺史建安公父仁基  
故絳州別駕龍州刺史殷伯兆其縣構楚傳開其茂緒朱  
紱隆可及之暉黃金著經藝之績夫人笄纓式典遵寢門  
之雅訓匪盥有行叶宜家之縟禮言容孔備國史聿修董

萱是奉蘋藻無匱加以淡悟空寂大闢迦維究隨順理開  
決擇分六姻景行九族式瞻有婦德焉有母儀焉以乾封  
二年十一月二日終岐州司士官第春秋六十七粵以景  
龍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合葬於咸陽之北原禮也嘉耦是  
合未窮絳縣之壽同穴終窆遽開京兆之阡敕萬年縣令  
盧齊卿監護葬事并給帳幕手力羽儀鼓吹仍送至墓所  
贈授制闕一率禮加於茲日輕車介士盛儀方於昔年有  
字贈子六人長曰思進位隨縣令贈蒲州長史太僕卿次曰思  
約位榮州威遠縣令次曰思禮位宋州穀熟縣令次曰思

正大學生次曰醫王位太子僕少曰思溫太學生荀氏八  
龍且知慙德東萊千里不足方駕懷仁服義海內所推曳  
組簪纓朝中歸美並父疑從運惟疑未及卜宅風烟銷歇  
霜露霑濡嫡孫異鴻臚卿駙馬都尉上柱國魏郡開國公  
行極天經才爲世出名題金榜家振玉簫雕軒繡轂結轍  
於平陽之第青巾紫綬交錯於沁水之園當年之盛如此  
永慕之心如彼夫計功稱伐里疑藹於舊聞勒銘刊頌義  
炳乎來裔豈可使栴櫟靡述衛鼎無聲爰訪世親俾敘鴻  
烈其詞云

惟霍之鎮積玉含章彼汾之水神鼎歆光豈獨靈異亦誕  
賢良培風直上簡影高驤家聲祖德川流岳峙家聲伊何  
載於國史祖德伊何冠乎人紀翕習交映芬芳不已公之  
生也克壯其猷勝衣志立弱歲名適華如琬爰絕代莫儔  
郁若蘭蕙亦孔之休如登之堂月將日就詞高文苑理窮  
辨囿研味風騷掎摭科籀一日千里一年三秀筮仕之班  
應務陟歷爲邑累課列郡成績忘其伎求晦茲矯敵令聞  
令望如金如錫藏舟易失傳薪不停未聞九轉俄愴百齡  
功著口實德範明經安仁願諫子玉思銘黑水西流黃山

東出季武成寢滕公見日烟隧蒼茫風烟蕭瑟人世雖謝  
德音可述

李喬年

喬年禮部侍郎景伯子官左司郎中

對不受征判

甲有賜田不受征稅

王者之制加田無征蓋欲崇德厚賢安人薄賦眷言彼甲  
王室作藩旣褻德而受圭亦班朝而錫壤且什一而稅周  
之通法緡筭是資漢之舊典萬姓殷阜中外康寧有大夫

之家尚苦於征稅法令爰著不稽舊章片言可折斯之謂矣

李夷吾

夷吾睿宗時官竟陵太守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丁受田兼種五菜吏稅之丁云在外田稼不善  
詣郡科吏吏固執合稅久莫能決廉察使按郡  
守令不行

五土異宜三農是務井田肇啓稅畝斯均非無沃墾之差



寔爲封疆之異顧惟田畯職在主農徵收雖合以時役使  
宜遵常典安得不供所職有紊彛章將奪三時之功用此  
八家之力俾務農之士東作愆期使擊壤之夫西成何望  
必公田不善卽過在夫人私稼靡登乃罪招於吏眷言丁  
訴理或有憑審聽吏詞義將未可今者百城滯訟八使舉  
繩曠官之責自貽不法之名斯在

郭謙光

謙光景龍時人

大唐闕部將軍功德記

咨故天龍寺者兆基有齊替庠隋季蓋教理歸寂載宅茲山之奧龕室千萬彌亘崖岵因厰增修世濟其美夫其峯巒岌礫丹翠含赧灌木蕭森濫泉噴沸或叫而合壑誼譁者則參虛之秀麗也雖緇徒久曠禪廡荒闕而邁種德者陟降遐險固無虛月焉大唐天兵中軍副使右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遵化郡開國公闕部珣本枝東海世食舊德相虞不臘之奇族行太上懷邦由余載格歷官內外以貞勤驟徙天兵重鎮實佐中軍于神龍二年三月與內子樂浪郡夫人黑齒氏卽大將軍燕公之中女也躋京陵越巨壑

出入坎窞牽攀莖蔓再休再咽迺詹夫淨域焉於是接足

禮已卻住一面瞻覩

關一字

歷歎未曾有相與俱時發純善

誓博施財具富以

關一字

上奉爲先尊及見存姻族敬造三

世佛像并諸賢聖刻雕

關一字

相百

關一字

莊嚴冀藉勝因圓

資居徃暨三年八月功斯畢焉夫作而不記非盛德也遵

化公資孝爲忠

關一字

義而勇顓頊以國蹇連匪躬德立

關一字

行事時禮順塞既清只人亦寧只大蒐之隙且閱三乘

然則居業定功於斯爲盛光昭將軍之令德可不務庠故

刻此樂石以旌厥閭其辭曰

闕一字 鑠明德知終至而忠信孝敬元亨利而總戎衛服要

荒謚而乘緣詣覺歸

闕三字

### 王利貞

利貞睿宗時官和州歷陽丞

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薊縣田義起石浮圖頌

詳夫釋氏大慈能仁廣運一揮慧劍則結嶽峯摧斃駕寶  
舩則流海波息若廼豐牛步坦香象登津福祉夙昭解行  
先備非功德修淨其有與於此乎浮圖主石亭府果毅田  
公者孝乎惟孝忠爲令德秉武腰文遊仁踐義富潤石室

貨積銅山保性里開榮足知止尊崇法門福求無上奉爲  
七代先亡見存太夫人合家大小敬造石浮圖七級釋迦  
像二菩薩神王等一鋪尀其索寶幽谷獲爰崇巖異濟北  
之神期匪河西之馬瑞歟焉構造不日而成狀雀離之從  
天猶多寶之湧地虬檐霧舉寶鐸風吟睟容如在神儀儼  
若晃朝日以舒鑒爍幽霄以放光伏願冥資先霑七代爰  
以昭祐慶及見存與慧日而長懸同定水之無竭贊歎功  
德而述頌云

惟佛與佛法所皆空能仁富智廣度多功有清信士產積

豐崇檀波羅密琬爰雕龔輪高擢露鐸迴吟風睟穆如在  
與天地終福霑一切於何不隆

盧從愿

從愿字子龔相州臨漳人睿宗朝拜吏部侍郎開元末以  
吏部尚書致仕

先師子游贊

文學

關二  
字

絃歌政聲動則不徑慮乃先

關一  
字

立言宏遠執

禮專精升堂入室凜凜猶生

陸餘慶

餘慶元宗朝官右散騎常侍

先師子路贊

偉哉英士既烈且忠宿言無諾弊

闕八字

山氣雄燔臺

闕六字

晁良貞

良貞景雲二年進士

應文可經邦科對策

問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獨跨於中原孫劉割據於南  
土五勝更襲唯受命以當塗四大居尊咸仗義而稱帝二  
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醇化懿

網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並建鴻名眇眇子孫俱聞失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旣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

對曰漢代崩離三光分景齊暍盪析九土殊方權備割據於岷吳瞞丕纂圖於冀兗火行土德則有攸歸紫色蛙聲豈無兼峙策曰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至若畢昴爲大魏之郊井絡應庸蜀之分星紀眞全吳之野婺女寄於越之精此其躔次也至若常山鉅



鹿孟德之設教會稽豫章文臺之建國考廣漢犍爲之地  
實夜郎元德之邦星土之殊于是乎在策曰醇化懿綱非  
無寬猛之規愛國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並建鴻  
名眇眇子孫俱聞失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者  
且夫天命不謫帝圖難僭劉旣備矣當禪與人此乃事本  
於元符何止功殊於厚薄祚窮安樂不亦宜哉至於魏主  
以雄猜之姿虎噬河朔吳王以英威之略鳳起江南欺孤  
有言貽譏於石勒令圖發論見稱於陸機蜀滅於前吳亡  
於後物之理也夫何足疑策曰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

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者山川出雲賢豪擇木英英文若見比於留侯桓桓孔明自方於昌國聞九錫而殊議節表純臣荷三顧而知恩身歸與主命畢空器不其惜哉威餘返旗蓋亦奇矣大者遠者斯焉取斯謹對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精意以享敬於展牲率禮莫違洽乎歸胙甲以膚敏典司蒸禴分以貴骨爰封介葛之犧奉乎高堂用入老萊之膳

恩必逮下子道或霑其食餘祭示有先神理詎歆其餒末  
既比慶封之祀難許叔氏之禮

對寢苦枕草判

甲得士禮爲宗黨所敬居斬縗寢苦枕草閭里  
化之御史劾其惑眾

閔水成川賢愚共盡因心制禮榮賤同歸甲以慶絕循陔  
哀纏罷社綵綵其服永謝老萊之歡戀戀厥心空聞孺慕  
之切三年茹痛寢苦不爽於喪期九族遷風偃草遂行於  
仁里御史幸持清憲須辨彝章暴勝繡衣徒然忝竊晏嬰

縗服罕悟重輕達禮之誠猶迷寧戚之宜安在請從宗黨之好無憚簡書之威

對醮子于阼醮子于宮判

甲醮子于阼素積以戒而尊有禁乙醮子于宮元端以戒而姆加景或告其非禮云古之道

始乎冠婚是惟達禮貽之訓誠用肅今儀今昔或違沿革斯別始弁髦而便棄實表成人初結褵而遂行或諧嘉偶甲以將雛襲慶元服就加乙以鳴鳳告祥束薪言往尊奠于禁未虧寧敬之宜姆加其景方昭有行之誨元端素積

雅叶禮經甲冑乙宮信於師古或者之告理實無從

封希顏

希顏睿宗朝官右樂丞開元中歷侍御史內供奉遷戶部員外郎

六藝賦

以移風易俗安上理人爲韻

散琴書以吟想多六藝之爲儀禮緣情而損益樂與道而推移數方窮於大衍射不貴於主皮書斷決以象爻御周行而取隨則廢一而不可猶五材之並施且夫禮者含七曜均兩儀順之則安違之則危故君當廣敬臣亦盡規不

害物以利己每謙尊而守卑況復冕旒十二駱馬千羈會  
同侯伯享獻神祇者焉人無定樂有曲扣羽增智聞商寡  
欲必除怙懣之音使優柔以自足然後美教化成風俗魯  
不納於齊人戎辭遺於秦穆太史之職推步萬端或分或  
至一暑一寒趣乾坤之取舍知運命之艱難亦有宏羊心  
計小道可觀使人利國下給上安若乃墨妙之場書淫之  
客轉注別態圓方自適萬仞崩雲千巖落石垂露霑於絢  
綺飛花散於竹帛觀夫始用契以代繩未有紙而作策何  
樸略之難同爲智巧之所易也大射之禮先王是崇侯以

示其所服正無言而審同飲少算於多算或在澤而在宮  
天子用騶虞之節諸侯歌豳首之風將以合雅投頌褒德  
進功敢不慎其所舉取制於中恐前功之相棄故少息而  
未窮良馬四之分鑣用壯平心正體自下奉上周詠則瑤  
水遐通虞巡則蒼梧可望不遠千里惟君所向寧止過遠  
前驅逐禽左廣願終功於造父不見遺於師曠繫彼庶藝  
孰與之倫園基好殺夾食無親祈年設漢左道亡秦今我  
守則以禮動輒隨人爲百工之恒式同六律之相循於戲  
聞先達之格言才難得而具美伊小人其何執效執御於

夫子有餘力以學文恐代匠而傷理屬天地之交泰忝侯  
藩之貢士儻片善而必收敢長鳴于知己

梁獻

獻先天時官倉部員外郎

出師賦

聖人乘時兮里社鳴聖人御宇兮天下平百姓日用而不  
盡四方風動而化行外鎮武將內羅羣英旣居尊以體道  
思順文而偃兵何朔塞之醜類尚居邊而屢驚皇赫斯怒  
授鉞四七告厯登壇選時習吉流紫泥之明詔聞黃石之



祕術旌旗翩翻而誓雲刀劍燦爛而含日望元塞而徐邁  
度青門而迴出天子乃整師旅振威德班列品類巾拂輶  
勒雜沓參差駢闐逼側隱隱軫軫鏘鏘翼翼銳兵含氣武  
士作色後殿未出於朝廷前驅已羅乎郊國大哉聖主乘  
時而撫內修恩德於以廣文外整兵戈於以克武設魚麗  
布鵠鶴良將勁卒威武剛斷欲使兇渠斬首豺狼懼竄一  
勞而逸永清疆畔爾其有征無戰縑緗所陳兵不可恃惟  
道是親昔周君有敵雖戎衣一解而夏禹將戰反修德七  
旬前君尚以行化而感迷悛況我皇上聖德通神別有窮

途下客流落羈棲書劍不用山川幾迷失路空歎亨衢未  
躋幸逢明聖觸類歸正旣懷投筆之用希遇封侯之聘

大閱賦

以國崇武備明  
習順時爲韻

惟聖有作含靈大庇萬邦以平羣動咸遂輸璇景集削衽  
麋至猶且修干羽除戎器懿文德恢武備大閱之禮所以  
簡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令有典夏官是  
司尚黑服建黑旗各率屬以于往昭用眾之在茲擇元辰  
於仲月得剛日於斯時然後萊田立表斬牲徇陣旆游旌  
控高勒百其勇倍其信駢馳翼驅旅退旅進鉦鐸鐳鐳之

數物有攸施坐作疾徐之節教無不順咸以律而自勉諒  
匪高而匪吝才實天生用猶日慎遵蘭防而合禮罷苑野  
而作鎮邊陲削平天下文明遂以收而以狩知足食而足  
兵戎士趨夫呈才逞武將撓屐以雄入顧振旅而盡取公  
之私之有倫有矩崇七德之豐禁邁三驅而誇詡豈惟兆  
於熊羆固乃除於貔貙暨夫整眾而入軍容翕習聒聒騰  
驤天動地岌亦取睽而致用誠猶火之不戢惟皇建中昭  
明有融止戈爲則垂衣是崇混車書於無外尚何施於一  
戎別有明試疇庸舉惟慙德徵於二柄或不爽於爲邦刑

於一言庶無忝於觀國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三目錄

張九齡一

白羽扇賦 并序

荔枝賦 并序

開元正厯握乾符頌 并序

龍池聖德頌 并序

開元紀功德頌 并序

藉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廢王皇后制

停張說中書令制

敕皇太子納妃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敕處分朝集使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三

張九齡

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開元十一年拜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二十一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累封始興縣伯左遷荊州大都督長史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建中元年加贈司徒

白羽扇賦

并序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

羽扇某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  
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修竹剖析毫芒  
提攜密邇搖動馨香惟眾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而文粹  
作與竊思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  
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之何忌肅肅白羽穆如清風  
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荔枝賦 并序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



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  
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於南海一聞  
斯談倍復嘉歎以爲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  
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  
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閒議欲爲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  
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  
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  
閒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道揚其實遂作此賦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

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  
下合園以擢本傍陰畝而抱規紫紋紺理黛葉紺枝蓊鬱  
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嶮巖彼前  
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肇氣  
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甘其實  
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蒂藥房而攢萃皮龍鱗以  
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芑剖明璫出炯然  
數寸猶不可匹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眾味之

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算非精言之能悉聞者  
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乞心惠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  
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援蒲桃而見擬亦古人之  
淡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憤而斯  
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怵信琯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績  
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  
必愛沈李美而莫取浮瓜甘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  
時而爲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  
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

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  
躬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人之所遇孰能辨  
乎其中哉

開元正厯握乾符頌

并序

臣伏見景寅制書以開元厯握乾符垂示天下幸甚其沙  
門元侶等所言益部耆舊傳洛下閎改顓頊厯推校最爲  
精密而曰後八百歲其厯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到於今  
厯果有差聖果有定誠非常之嘉應曠代之靈符不可得  
而間也臣誠歡誠喜臣聞天道先聖而啟期聖人後天而

奉時不當乎天心不在厯數不登乎聖道不合元符元命  
定而王者應幽數起而明者察故洛下閎極其數而知來  
耆舊傳尚其占而示後我皇帝無思而感自然元同僧元  
侶等幸會而言豈云素慮非人事也非神道也天固已儲  
祥以俟時積分以差日出入數代多歷年所疇人極力不  
能課其祥上林雜候亦莫徵其失則明天意以俟聖期期  
數未臻乃藏於密聖證將至如應如響彼幽淡之何有此  
會通之不謀所以下叶黃鐘上稽厯象以和六氣以合三  
光復其見心間不容髮斗樞且運而沉於人時元氣已調

而況於月令於戲天下之動日用不知昆蟲草木生者自  
遂麟鳳龜龍靈者自瑞蠻夷戎狄遠無不至山川鬼神幽  
罔不洎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象通天下之志而天人之  
道備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自時厥後符命非一空文而  
無應其殆乎人爲實錄而有徵焉用乎龍負則洛下閎者  
此其神乎不然是何見之明也夫聖有時而不作物無聖  
而不覩仲尼感時於鳳鳥古人嘆壽於河清皆傷於不達  
而恨於難見我后受成命重光乎文武累聖而無窮殊祥  
而無數彼哀命之者曾不得而朝聞凡今之人抑何幸而

目覩由是觀之當其來運唐虞之屋可封非其有時孔邱之徒不遇此千載之會也萬物豈知其謝生於天乎兆人亦云怠力於帝乎微臣荷寵靈揚休命則臣子之忠在於盡美而惟天之大終莫能名不勝區區敢獻頌曰

於皇惟后受命於天時來于今兆是厥先既定乃日允叶斯年赫赫光明應於上元

龍池聖德頌

并序

臣聞昔者元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必見意於休徵怠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

其神充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粵若古始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寥無記書契而後煥炳可觀若乃鬼神睢盱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爲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時不耕稼器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爲之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爲之降元女洪水方割下人昏墊堯德莫能弭厥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底其績則洛爲之出書自茲以降殆三千歲矣其間水火更王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鉤魚躍舟素靈哭黃星見豈



不以湯德有慙武善未盡漢道旣雜魏方亦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爲興王之兆則未有天錫真符聖受休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盛者焉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卽今上下居之舊里京師爽塏之地傍無竇澤中忽濫泉非常而靈液涓流無幾而神池寢廣榮光休氣若煙若雲所未嘗有則此之出雖清可以鑑而渙不見底鱗介瑰詭於物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封也邸第在焉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

天其以是永命我唐圖象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成數有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亾固在乎大聖之生也乘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順成功自古之啟佑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也如此初中宗違代后黨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羣慝起而擅權若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或不協則我祖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感之提劍而起雷霆一奮祗沴以清內難旣衰外虞有謐推戴太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乾綱決綻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闕典或備

舊章悉舉處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爲之一變然後返華僞於樸還澆漓於淳以大道爲源以至仁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在於刑罰不在於禱請大造裁成元猷允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泰山起雲無遠不徧雖昆蟲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況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而不形於斯須不彰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於穆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侔天

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擎蹠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  
不啻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  
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  
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祇齋栗靈慶以屬之神化以答之與  
初相明其徵乃著紛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  
人合符者聖而美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乎哉至如古之  
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旁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  
爲母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爲妃苟膺期而有來必合德而  
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亦以阜育羣化發揮茂祉始告

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代六百厯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襄信郡王璆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一德是建泰階旣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雖莫能名王之在鎬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敏敢獻頌曰

茫茫元昊載凝載薄在帝庖犧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湯武已下

夫何足徵

右元命

於鑠巨唐乘運而起纘禹之迹系堯之紀五聖在天丕命  
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明明穆穆  
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沈精降液下爲靈泉靈泉有泚其深  
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洪源濬規  
實天之啟

右靈泉

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行化爲神池曰止曰行惟聖  
之作匪鱣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天根有見  
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包如雲之簇潛龍在下瞻鳥  
在屋兆云其吉周爰諮詢既契我龜又叶我人鎬惟舊京  
其命維新

右休氣

蜿蜿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恍惚噴雲沃日告帝之符其儀  
孔吉或潛於泉或見於田與時順動亦應乎天克配我皇  
無德稱焉

右黃龍

開元紀功德頌

并序

臣聞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天之所生類不可絕嘗有拓境  
者矣而固也爲患或有款塞者矣而必也無親是以古之  
哲王審其若此則限以荒服斷非純臣不貢不王武功居  
後不庭不率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道百蠻所以向化迨



乎春秋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出戎心大啟謀夏亂華干盟偏好王綱弛而若綴天道厭而將革則有強能攘劫暴惡交侵雖雜霸之無成亦反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塹山堙谷盡境而築長城其黷武者則輓粟飛芻窮兵以耗中國又失於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略之不恢殆千餘載矣夫有其餘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豈終否道非固窮鑑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元命陰隲畀付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定我皇帝再受命而太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息與天元而合

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有在地莫不稟朔而東夏郡縣北隲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軼數百里自茲氣奪數以病告旣威攘之不讐且力制之不可或朝或否爲虺爲蛇幽鄯未遑以滅烽邊城安得而弛柝曠日持久兵連禍挈率由事邊是無寧歲二十二年春乃命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中丞幽州長史張守珪將中軍都督諸鎮雄名先路夷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精卒戒嚴有赫張皇若神公卿大夫未始測也將校部曲亦莫知也皇帝方日靖以慮之乾綱以斷之初決策於九重已收功於萬里矣二十

二年冬十有二月中貴將命元戎受律三軍疾雷於不時  
二庭喪膽於非意欲遁則眾潰不保欲拒則兵鋒莫當因  
而僞降幸且紓禍遽圖反覆將肆鴟張觀釁先人豈伊負  
我以間諜而情得乘猜攜而計從或奇兵以嘗或厚利以  
啗無何變作果自族誅凶元惡首鬼惑神誘假天威而無  
前覆鳥巢而何有於是諸部大駭率眾復歸責以不義之  
尤捨其不臣之罪既服卽序有威且懷載籍以來固未之  
見也昔我睿宗取句驪於拾遺今茲聖謀易林胡於反掌  
獻功有續後嗣無忘百王所廢之勲四夷來賓之俗自我

底定巍乎發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與羣帥因東師之  
凱旋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爲主上憫一隅之苦垂不代  
之略以計易戰以信去兵神斷自天虜平不日且軍未血  
刃敵免膏原密承無方之謀坐致不陣之捷有征無戰卽  
王者之師歟而不彰美於吾君得無臣子之罪不表聖於  
帝載曷稱文武之時乃率其屬至於固請帝三讓德而曰  
俞哉夫曲成萬類者天爲而不有下濟兆庶者聖成而不  
居物無謝生於天雖云至道人無歸功於聖何以最靈雖  
無已無名所宜絕於言象而惟忠與義固不廢於頌述大

雅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又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其此之謂也臣再拜頓首敢獻頌曰

赫赫天威兮被遐荒蠢茲山戎兮不來王命南仲兮整六師出幽陵兮躡九夷鯨赤山兮蕩滄海弔無告兮伐有罪徒不勤兮車不殆虜震驚兮兵氣倍昔負固兮今安在魁自殲兮裔旣平謀旣集兮聖自明我不戰兮獻戎捷俾厥後兮揚天聲

藉田制

門下粢盛所以奉神祇耕藉所以助人力旣義率於下而

敬在其中是爲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古而號公  
致諫漢文能修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以來動咨故  
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匱神困人降災移歲庸不在此良  
以憮然今星紀旣周土膏將動去農祥而不日考帝藉之  
以時朕其親耕以實御廩宜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  
速卽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節度  
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太原牧棣王洽河

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涓等性皆中和行無外飾  
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并賦頃以  
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旣申開國之典  
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或相  
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州大都督  
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事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柱國  
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爾職以

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爲邑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旣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今按事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爲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勲封如故馳驛赴任惟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爲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比周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爲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爲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佑華而不實居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迹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爲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爲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張說中書令制

特進行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

周慎之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宜停中書令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史於宅修撰主者施行

敕皇太子納妃

敕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是嫔媾且猶正於人倫況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眾之澤應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

造僞頭首勾合知情受僞人等罪雖徒流仍便隸爲百姓  
至彼勿許東西諸道征行人家及鰥寡惻獨委州縣長官  
檢校矜放差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  
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彙騎衛士  
雜匠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一作角  
弓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  
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以上見  
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以上外官未辭  
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勲一轉東宮官九品以上諸司

緣禮會祇供官等更加勲一轉五禮使兵部尚書兼中書  
令蕭嵩特封徐國公禮會使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會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  
諸副使及判官更加勲一轉禮官儉者夾侍官及孔目官  
使典主旌節等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  
坊音聲人緣太子禮會祇供者各賜勲一轉皇太子舅尚  
輦奉御趙迴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騎曹趙  
某集作迴進一作向遵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  
等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事

舍人辭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辭某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賜物卽宜領取宴會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敕朝集使等朕恭已奉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猶恐德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茲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

其三時將以厚生也修其五教將以淳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豈至長吏屢改正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揚其職不得冒禁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返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入事朕嘗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

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唯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卽好去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敕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羣賢何常不敷求循良共底於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皇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斯然爲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爲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己之能泉源旣清蓬麻自直爲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

州遞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  
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  
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  
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  
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  
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旣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  
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  
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  
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宏議能蓋闕競入朝計冀幸遷



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  
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爲三公  
郎官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  
勵精以俟後命並卽好去

敕處分朝集使

敕朕受命子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  
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殊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  
至顧本懷而自失惟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  
理忠愛之誠宜剖至如典州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

寵好進之輩豈不務於政成欲速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敕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升理道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參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爲人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爲隔唯以億兆爲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卽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每年別須申省

比類多少以爲殿最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  
原輕繫俾加閱實乃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  
官用懲主吏自今以後天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  
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  
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  
不興耕桑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  
不懲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  
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聞比  
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野

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卽宜好去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敕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浮惰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使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末圖政之殊尤永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爲政者防於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爲之所雖遭歲惡固亦人安況在豐年不

能招輯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  
逃者未必爲削爲姦者因此便除一啟其端豈勝其弊向  
若州有明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  
將朕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  
助逃之費是爲救弊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史縣  
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客憑恃威  
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分有  
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謹一身姦豪盜賊無  
所畏懼是虛荷榮寵徒增祿秩此而可容孰爲尸曠並委

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澤以時農桑爲重不急之務先  
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  
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  
令冤滯致有妨奪鰥寡惸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  
喚朕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  
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  
食言哉並卽好去